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集傳纂疏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郭文誌

書集傳纂疏卷二

元 陳櫟 撰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係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纂疏林氏曰書有六體錯綜於五十八篇中可以意會不可以篇名求先儒增而為十曰貢征歌範亦不足盡不可從也禹貢實典之體可觸類而長矣貢乃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篚皆在其中

夏氏曰此篇所載非一獨以貢名篇者治水成功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為定法實以任土作貢為主故以貢名　王氏炎曰有賦有貢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貢諸侯以獻於天子擧貢以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兖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荊之荊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荊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　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

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别為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為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纂疏　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其来久矣洪水堙没禹治水復分别之舜即位分為十二州分冀東為并東北為幽分青之東北為營至商又但言九圍九有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其商制歟周禮職方氏有幽并而無徐梁營則周制也　孔氏曰奠定也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陳氏經曰定高山大川為表識乃疆理大規模功成祭告如後三言旅山亦有之若專謂奠定祀禮則非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内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纂疏　晁氏曰堯都冀之平陽今晉州臨汾縣　王氏炎曰九州之名晉地有冀秦地有雍以地名州也蜀有梁山楚有荆山梁荆以山名州也沇省文作兖兖以水名州也

唐氏曰青以方名豫以氣名揚以俗名餘難以臆斷九州之次先冀帝都也兗青河之下流徐揚荆江淮之下流豫九州之中梁雍九州之上流也故其序如此　王氏曰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兖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此冀州境也冀最廣兖最狹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分為幽并幽州燕薊幽涿朔真等州是其域也并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其域也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　今

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兖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兖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

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貢之序當於此詳之

纂疏

林氏曰先儒以冀州既載為句者非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為句詩曰俶載南畝謂始有事於南畝此亦始有事於壺口也又曰洪水汎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概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

汾酈道元云後魏於狐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

纂疏陳氏大猷曰治水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鑿此最用功處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呂梁鑿闢疑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墮斷天地之性也

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孟子謂禹行所無事如鑿龍門析厎柱闢伊闕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所無事也若避難就易而謂行所無事可乎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修因緜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

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此則導汾水也

纂疏 曾氏曰經始治之之謂載因舊治之之謂修記曰禹能修鯀之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治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 又案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於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於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於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

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纂疏

孔氏曰漳水横流入河故曰衡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東西為横南北為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横矣

厥土惟白壤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顔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　緹音低絳色潟其列反鹵也渴澤故水處也會古外反計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

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揚園圃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内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纂疏孔氏曰多者為正少者為雜　陳采朱氏曰常出者為正閒出者為錯賦有九等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為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耳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滱水薛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滋水又南流入於衡水非古逕矣衡水

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人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纂疏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呂氏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治也言於田賦後者其害小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海山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纂疏孔氏曰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林氏曰衣皮夷性不必水平乃得其皮夷不責其必貢欲效誠亦不拒也如蠙珠織皮之類耳　王氏炎曰北地寒故服皮南地暖故服卉以皮服為島夷之篚非也如厥絲織貝明以篚志之此特志其服與中國異聖人亦因而不革耳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

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

纂疏

禹之治水乃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為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下當愈甚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功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州及兖青徐雍却不甚求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下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滚入關陝一派東滚往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著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故道漸狹值上流下來纔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流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為治河器竟亦何濟　孔氏曰碣石海畔山　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濟河惟兖州

兖州

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兖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　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註云此兖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為正

纂疏唐孔氏曰據謂跨之　距至也兖州之境跨濟而過之　林氏曰自兖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其州之疆界所謂別九州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　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史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於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而下流遂與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道於相

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讀禹貢者不可不知也九河

既道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　按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浪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志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

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威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威公之所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攷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横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

水所漸鄜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的也

纂疏　孔氏曰河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　呂氏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愚按禹疏九河不過因河勢之自分而疏通之耳如呂氏說則非水自分而禹分之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明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於澤澤不能受則亦汎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纂疏　唐孔氏曰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今高地水盡去此乃為澤也　孫氏曰既澤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既豬向已為澤今復舊也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名灉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灉許慎云河灉水

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濉水東入於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為狙獾則濉水即汳水也濉之下流入於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灉濟出為濋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纂疏 周氏希聖曰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而以為喻王氏炎曰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陳氏經曰兗略不及山知多平地河患為甚也 汳芳萬反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纂疏 林氏曰兗瀕海受河濟之下流水患尤甚於他州今民始降丘宅土見他州人皆得平地而居矣兗貢絲織尤宜桑故特言之識之者農

桑衣食之本也厥土黒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　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兖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遂其性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兖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兖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踈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正為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纂疏

陳采朱氏曰通八年言之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歟王氏炎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枝所收而定其賦之下下州界既狹又有浸灌之患賦所以最少　陳氏大猷曰賦輕重取其當耳薄者為正豈他州之賦皆非正乎什一天下中正豈但取於薄乎賦貞當缺疑兗賦必第九則無可疑者　馬氏廷鸞曰貞字不過下下之誤耳不煩於貞字取義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

纂疏

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林氏曰八州之貢兗雍最寡荊揚最多　呂氏曰八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

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纂疏 陳氏經曰因水入水曰達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

纂疏 孔氏曰東北據海唐孔氏曰青州東北跨海至遼東皆是舜十二州分青為營營即遼東是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也

嵎夷既略 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為之封畛也即堯典之嵎夷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琅邪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汎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

瀦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纂疏夏氏曰既道其道皆語辭不必曲為之說厥土白墳海濵廣斥濵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纂疏孔氏曰言復其斥鹵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濵之土彌望皆斥鹵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地三賦第四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為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意

其必須以為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之為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蠒

纂疏 蔡氏元度曰貢物不以精粗為敘而以多寡為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他倣此 孔氏曰岱谷出此五物未必然 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為良也 孫氏曰檿絲出於萊夷玄縞出於淮夷纖貝出於島夷故青揚徐敘厥篚於三夷之下 愚謂惟錯海中雜物之說當蔡傳既采此說不當又采別為一物之說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

海

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言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淮沂其乂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汎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漷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無徐州兼之於

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漷音郭沭音術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太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

纂疏　林氏曰蒙山即語東蒙詩奄有龜蒙羽山即鯀殛處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菏北為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

纂疏　曾氏曰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大野濟水之所絕則禹時蓋在徐之西兗之東也周無徐故專屬兗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

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案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蓋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纂疏 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也 王氏炎曰淮沂乂而後蒙羽藝大野豬而後東原平皆事之相因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周有摶埴之工老氏言埏埴以為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摶可埏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之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稹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厥篚玄纖縞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為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於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者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

瀆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别名也曁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出於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濵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産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黄纎縞皆繒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纎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纎縞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亦而有黑色以之為衮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齋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纎纎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纂疏

林氏曰桐以向日孤生者良猶言孤竹之管陸農師曰桐性便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髙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孤生者尤難得也 孔氏曰水中見石可以為磬 陳氏大猷曰磬聲清越取輕浮

者良今海濱亦有浮石孔氏曰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浮于淮泗達于河

許慎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灉至於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

彭蠡既豬

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蠡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詳見導水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雁北鄉也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纂疏

唐孔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謂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　陳氏經曰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

三江既入

唐仲初吳

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　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東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案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邪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并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貴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于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况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纂疏

三江之說多不同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

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不應至揚州後言三江蘇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書中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餘見後九江彭蠡說恐案三江不勝異說顏師古以為中江南江北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桑欽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為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據所見而言非禹舊迹也今皆不取既入入海也 陳氏大猷曰古有九河後合為一古有滎澤後湮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不有三江而後或合為一乎酈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凡舍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為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舊則難也

震澤厎定 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之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

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簜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纂疏 王氏炎曰少長曰夭猶言桃之夭夭上竦曰喬猶言南有喬木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纂疏 王氏炎曰土塗泥故田下下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厚也 林氏曰田最下而賦七或六者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詩

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笴簜之材中於樂之管簜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楩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纂疏唐孔氏曰貝水介蟲有文彩 蘇氏曰橘柚苟常貢則勞害如漢唐荔枝矣 笴各旱反 正作辭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於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海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

之江記者之誤也纂疏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考其實爾孔氏曰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陳氏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莫如江海過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王氏炎曰兗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因上文以見所由達于河也邗古寒反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荊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纂疏禹治水想亦不曾遍歷天下如荊州乃三苗之國不曾一一皆到往往是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川具圖說以歸作此一書耳故今禹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曾氏曰有兩荊山此荊州之荊山非雍州荊岐既旅之荊山此荊山其南為

荆州其北為豫州漢志北荆山在南郡臨沮縣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北距荆山南及衡陽為荆州即今湖南湖北地也今江西亦半屬荆州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見尊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於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横决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

纂疏

王氏曰江漢發源於梁入海於揚合流趨海之勢已見於荆漢水入江處在漢陽軍大别山下正屬荆州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 案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

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然其一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為九江益以明矣

纂疏 朱子九江彭蠡說今載於下文導江從愚案江漢朝宗於海即繼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水可見孔氏所謂江於此分為九道者其義明矣

證以導江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則九江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尋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朱蔡以洞庭湖當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謂江南之水皆呼為江禹時澧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今年已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以今水證古水闕之亦可也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案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者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蔡疏

王氏炎曰沱水在今江州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為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涔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為潛江縣矣

雲土夢作乂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於雲中又楚子

以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纂疏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荊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二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荊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荊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案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荊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杶栝柏三木名也杶木似樗而可為弓幹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

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大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不能過也則箘簵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笴楛肅慎氏貢楛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厎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菹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包茅山出包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纂疏　薛氏曰貢以多為先苟必先善者則璆鐵先銀宣銀不如鐵乎　孔氏曰榦柘也蘇氏曰杶柘也以為弓榦或曰杶古椿字栝古檜字

曾氏曰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此也周禮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註云以茅縮去滓也鄭氏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 愚按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玄黑色纁赤色二色幣也蔡云玄纁絳色幣恐非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纂疏 王氏曰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然後由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達也逾于沔同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纂疏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長短敻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

與際海處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於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於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

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案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二説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為一水者非也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為菏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宛句縣南又

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馬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於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别言之纂疏王氏炎曰壤則為沃下等之土則墳壚為瘠顧氏臨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壚如青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枲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

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立言之法也纂疏孔氏曰織纊細綿也林氏曰織自為一物玄纖縞則織為繒此之纖纊則當為細孔說是愚案徐之浮于

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纂疏曾氏曰華山即西岳在梁雍之東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王氏曰於後世為巴蜀今四川地也

岷嶓既藝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嶓冢山

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於兩縣云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汎溢【纂疏】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

【沱潛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

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於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灊谷水出西南入漢灊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　又案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纂疏】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梁州而入荆州故荆梁皆

言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此二山在禹為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内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然特言於諸州之後其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

和夷厎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案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滎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嵒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

厎績者三亶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纂疏鄭氏曰和夷和上之夷人也曾氏曰嚴道有和川夷人居之厥土青黎黎黑也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案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其詳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凶豐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纂疏或曰間出第六第七第九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璆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

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　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為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纂疏 鄒氏近仁曰漢志犍為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銀每八兩為一流直加他銀幾十之六犍為梁州境銀獨美故以貢朱提音誰時蜀居例反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河至漢中東行為漢沔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於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於褒水逾

襃而暨於衙嶺之南漢灌於斜川屆於武功而北以入於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襃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襃襃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襃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襃斜之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於渭今曰逾於沔此又未可曉也絶河而渡曰亂 纂疏 西傾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從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 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則非中國之貢明矣 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 孔氏曰漢上曰沔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纂疏 林氏曰雍梁皆以黑水為境不當言據 王氏炎曰雍州之地秦漢曰關中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

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案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程氏曰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林其流也哉其說非是纂疏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強欲東之則逆其自然非行所無事矣

涇屬渭汭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

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芮鞫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涇渭汭漆禮與詩固可以汭為水名然下文言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以為二水則不通猶嬀汭洛汭亦非可以為汭水也　愚案孔云水北曰汭一云水曲曰汭汭文如東過洛汭耳詩云涇以渭濁未嘗及汭水也漆沮之從灃之同皆從同於渭耳未嘗與汭通也蔡云三水恐非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

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幽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灃水攸同

灃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纂疏 王氏炎曰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灃渭相若故言同 鄠音户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荊岐二山名荊山即北條之荊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

文以垂山為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為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原隰厎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今案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丕敘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驁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為猫姓豈遺種歟[illegible]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䟽峯故曰三危　呂氏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

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必使安宅丕敘後世謂投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纂疏愚案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纂疏王氏炎曰東方朔云關中之地號為畝直一金田上上可知而人功少也唐孔氏曰此州與荊州田賦升降皆較六等荊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降之極故云人功少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纂疏孫氏曰貢非一類物者不言惟一類物皆言惟屬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

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　案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潤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攷云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

闕西千餘里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　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

纂疏　碧梧馬氏曰九州惟冀州所書曰治曰修云者有事之辭也其餘則皆無事之辭　愚案惟冀有修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餘州皆無事也以冀例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曰治修鯀之功者皆曰修蒙冀文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荊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

山古文以為汧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案寰宇記隴州汧源有汧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為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厎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厎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為荆山之脉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葢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

若必實以山脉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于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纂疏 問味別地脉之說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脉踏地如風水之流耶且太行自西北發脉來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荊山荊山山脉

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説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 陳氏大猷曰上文每州各言境内山川首尾不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説九州之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 呂氏曰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不知其定所無緯不知其脉絡此作書之妙也導山或云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脉絡或云治山旁小水二説當兼用隨山治水故以道言如止相山勢何導之有山有脉絡條列固不可誣而水源必出於山水勢必因於山既隨山通道相其脉絡源委又因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二説蓋並行而不相悖也 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懐襄故川舊瀆皆浸没不可見欲施工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髙山為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

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愚案二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為北條西傾至陪尾為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為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為一條四列之說出於鄭玄謂岍岐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正次名稱未當宜蔡氏以二條四列訂之云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為白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南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崈高縣有崈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

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疏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山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四山之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曾氏曰岍與西傾皆雍州之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岍也岷嶓皆梁州之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于嶓冢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嶓冢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荊山南條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章縣也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

豈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纂疏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内方大别皆荆州山漢水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荆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傅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傅陽山也晁氏以為在鄱陽者非是今案晁氏以鄱陽有傅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見其為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攷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脈連延而為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

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岡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況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尊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纂疏　問岷山之分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于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某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概可見于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　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只是禹

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　林氏曰岍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為奔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自東決之東北則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嶓岷所導之水則未能達海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濬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故此止言至于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　陳氏經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衆水大槩岍岐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也　愚謂導山之從分為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為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源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林陳說是獨岍岐入海一節辭猶未備岍岐一列河濟所經既入海矣何為下文導河積石導沇水二條又各言入于海歟意者當時水患河濟尤甚比

江漢淮用工尤難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至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下文方自源徂流言之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于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又案山水皆原于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纂疏

導水凡九條大概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為水之縱故此言水以為山之紀　合黎孔云水名馬云地名　程氏曰禹導弱水正流至合黎則逆行者已順其迷而無所可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為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此雍所謂既西而于此不必曰入

于西海皆紀實也林氏曰禹惟先決山陵之水使有所歸然後可施濬川之功如上文既導岍岐至碣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然後導淮渭洛之功可施導嶓至大别導岷至敷淺原然後導漢與江之功可施所以先言導山而後導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案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

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天地之間有常有變不可一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已所謂行所無事也必欲東之則拂其性非行所無事矣滇音顛嶲音髓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厎柱

見尊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為在成皋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皋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案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皋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太近東距洚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者為是洚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洚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洚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為合北過洚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

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案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為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洚水又

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攷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济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 又案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瀾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案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自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纂疏

禹貢一書所紀地理治水曲折多不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帝都始如今人方量

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二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信方河水汹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湧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須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為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　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為西河云云河為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敘中國之水以河為先陳解采朱說　曾氏曰導水有先言

山者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是也嶓岷乃漾江之源故先言山有先言水者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之類是也河出崑崙而後至積石淮出胎簪山而後至桐柏故先言水　鄭氏曰凡言至者或山或地或澤名如河至龍門華陰漢至大別山名也至孟津大陸地名也濟至菏澤名也言過言會皆水名以大水合小水曰過如河過洛汭漢過三澨之類二水勢均而相入謂之會如濟會于汶淮會泗沂之類以小水歸大水謂之入入于河入于海是也水莫大于河他水莫均焉故未嘗言會濟洛水小凡水之會者勢皆均敵故未嘗言過　唐孔氏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始施功處耳　蘇氏曰河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後入海　程氏曰河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山舊近河者亦不可究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迹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為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　王氏炎曰周定王

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
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大
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
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
通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而下
流與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伾之
北而遂行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壖者支川與河
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　方氏曰建絕
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由
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濟河是時淮僅受河
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
水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
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遂
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愚謂方氏得於身經
目覩與諸家據紙上而說者不同合程王說而參觀之
可見古今河道之大不同又因方說而後濟水之入河

復溢出於河者顯然可見矣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汊水疑即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為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滙迴也彭蠡見揚

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 今案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横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横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為澤汎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髙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横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横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於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絶為

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汎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淮北淮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葢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莅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滙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為滙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

纂疏 因說禹貢先生曰此最難說葢他本文自有謬處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水流出合為大江兩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為彭蠡上取漢水入江

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雍冀兗數州為詳南方諸水未必親見然恐只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人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解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

朱子九江彭蠡說曰說禹貢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滙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滙而出為北江江既滙而出為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數淺原則但以為漢歷陽縣之傳易山在今日為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為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疑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

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當為幾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又言九江孔殷則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尋陽以東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滙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則贛州南安軍西則袁筠以至隆興府分寧武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

為江水所過而不得遂因郤而自豬以為是瀰漫數十
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
於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
積日遏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
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
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
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
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
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
之北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邪且以
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
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
滙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
數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
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為過門不
入者為欲大濟昏墊之民而遂其生邪抑如陸羽張又

新較毫分於齒頰間以為若飲之快也此又不通之妄
說也若曰洲別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當有一洲介於
其間以為江漢之別而湖口入淮之處又當各分為二
以為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渡之處
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
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
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
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
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
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
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
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
古九江地也又況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
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
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

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所謂敷淺原者則其為山也微而其全體正脉又特為廬阜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矣不取於此以記衡山東道一支之所極者而獨有取乎彼之區區焉者則吾恐其山川之命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有識之士讀之愈疑惟胡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予既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兖州乃其下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患此為尤甚治十三載方同他州當時惟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涖身督之不可一日舍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視其亦可也況洞庭彭蠡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險頑不即工官屬往者未必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

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皆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考今但刪去東滙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而逾于河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下文江水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之數語亦不能使人無疑彼固未能盡正也又有謂揚州之三江即荆之中江北江而又病其缺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姑使冒南江之名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敻而岷山導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强附之哉右略節

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曰經言過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案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滙中江見上章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沇水濟水也發源為沇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

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於菏菏即菏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於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青州博興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鄺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原名命之案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尊沈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

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於黑水之灣又西北滙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弃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絶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

之顧弗深考耳【纂疏】愚案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徑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而謂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以此缺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為滎然其性勁實缺勁絕大河中而出為滎也以勢言不容不假道于河其清勁之性能横絕而不奪于河亦異哉程泰之謂溢為滎非濟溢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遂為枯礫濟之貫河其迹昭然泰之之非不辨而明亦千古之一快也哉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

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説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纂疏 愚案灃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於灃即灃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 案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

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纂疏 愚案此即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之源流也伊瀍澗皆入洛而洛入河耳 王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于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外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灉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滌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

無不平

纂疏　孔氏曰九州所同事在下四方之宅已可治也　居案此欲依廞民隩訓為室也四海之内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　呂氏曰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為經久計也　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至此又言其所以同有以辨之則異制異俗異和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歸而不見其異序言別此言同先別而後同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

而已故曰

成賦中邦【纂疏】復齋董氏曰九疇先五行五行一曰水水治則六府皆理　呂氏曰厎慎其心也則壤其迹也本末皆備　孫氏曰準則上中下之土壤即前九等之田三等言其略九等言其詳也　陳氏大猷曰上各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見於兖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見於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各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而已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正非特墳壤壚之復其性而已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也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

錫土姓錫土姓者言錫之上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纂疏】林氏

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姬有土有姓昔固有矣至是徧錫之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纂疏陳氏曰台朕皆史氏我其君上也　馬氏曰水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分理又敬已德以先之而莫敢或違皆禹功所致也即迪朕德時乃功惟敘之意　王氏炎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　愚案台朕蔡說久明陳馬說當雙溪謂皆禹自言恐非二句接錫土姓封建亦禹專之乎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

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麄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麄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纂疏 夏氏曰規方千里為王畿其中為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是為甸服 張氏曰此因水土平而言弼成五服之事服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 孔氏曰甸服為天子服治田禾藁曰總供飼國馬 唐孔氏曰銍鎌也用以刈故以銍表禾穗秸言服擧中以明上下俱服以外貢不入穀甸主治田故服名甸 陳氏大猷曰禹之甸法達於天下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服者農國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弃本

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　碧梧馬氏曰先儒多以服字就秸字上解秸藁也若去禾中粟米而納空藁惟使之服輸將是其賦輕於四百里五百里矣若存禾中粟米而又納藁又服輸將是其賦重於百里二百里矣惟蔡氏摘出服字以為總前二者言之為通唐孔氏亦云舉中以明上下並皆有所納之役第以服字貫總銍粟米言之文勢為礙爾　或曰三百里在遠近之中故使只納藁而服輸將或曰服如國服之服他有服役不但輸將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纂疏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纂疏陳氏大猷曰綏服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為主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然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林氏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而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

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今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弃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

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為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也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纂疏 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 林氏曰夷蠻戎狄相對言則有四名舉一二言則可通如四夷來王蠻夷率服是也此處不必拘東夷南蠻之名 馬氏曰甸侯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汎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可見矣 曾氏曰周之九服述者終不能大異於作者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侯服甸

服即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衛服介其中即綏服之奮武衛也蠻服夷服即禹之要服鎮服蕃服即禹之荒服也 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應氏曰東海在中國之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蓋百粵未盡開也惟河舉東西南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深淺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

以玄云

纂疏林氏曰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之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朔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漸被暨皆言聲教所至無分遠近輕重特變文耳陳氏大猷曰聖人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無內外之限則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緊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告成功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至此 董氏鼎曰禹之治水始於冀州非徒以帝都為先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禹先用功於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用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川惟河為大水患惟河為急河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則冀當河之下

流兗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從自冀而兗則疏河之下流也自兗而青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之患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又北始于河終於河治水之能事畢矣一書之中觀其規模次第若特乎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機實關於德行之感化故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讀此篇者毋徒求作貢之法當求其祗德之心　愚案玄圭或謂告成功於天取天玄之色或謂堯錫禹玄圭為水德之瑞故尚黑也或謂水色黑皆非也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財用之書有是哉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於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　案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啟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纂疏　愚謂禹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自此始可觀世變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六鄉之卿也　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

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令敵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於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纂疏 李氏曰六卿非冢宰至司空之六卿也證之周禮王之六卿別有此六卿若以為六卿分職之六卿無緣冢宰亦屬於司馬知其非也 愚謂此書固見有扈之不臣亦見啟之猶能為君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事也 纂疏 李氏曰虞書言咨後變為嗟胤征嗟予有衆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是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鯀汩五行而殛死況於威

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於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代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案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纂疏 呂氏曰五行之氣散在天地間秀者為人偏者為物殘民殄物威侮之實也 陳氏大猷曰凡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侮五行也 孔氏曰惰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 馬氏融曰建子丑寅三正也 林氏曰商方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未有也此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耳 夏氏曰董仲舒謂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此非夏以前事乎陳氏大猷曰使果不用正朔亦豈應言三正仲舒所云漢儒多喜言改正朔耳 王氏炎曰夫子論孝子產論禮皆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三正不過如此堯授時以寅為正月舜禹因之堯舜之前安有子丑二正 程氏大昌曰創建丑子惟商周

耳自唐迄夏即皆建寅高堂隆謂舜更堯歷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不足據也　愚案三正有二說未知孰是姑兩存之以俟來哲行夏之時夫子只就三代說耳威侮五行或謂侮五行之理如仁為木之神愛之理之類是慢五常也怠棄三正是棄三綱也蔡氏以暴殄天物為威侮五行是偏以質具於地之五行言陳氏兼以氣行於天之五行與五行之理言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

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蔽側鳩反矢之善者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於祖社右陰也故戮於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案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啟之誓師豈為過哉

纂疏 愚謂觀恭行天罰與汝不恭命之言然後

知一恭字為此篇綱領有扈之威侮怠弃不恭故也啟行天伐以恭為本戒恭天命左右御當恭戒命用命而賞賞其恭命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命也賞戮不敢專必行之祖社皆致恭也恭敬百聖之心法亦家法也啟之此心即禹祇承祇台之心啟能敬承繼禹此亦可見馬又案戮當訓云殺也亦辱也古者戮不必皆殺左文十年無畏扶宋公之僕以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此以扶徇為戮也襄六年宋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曰專戮於朝此以弓梏為戮也今此篇二戮字謂不殺固不可謂必殺亦不可謂賞與戮皆有重輕必以為殺或必以為辱皆墮一偏前王莽傳引此文孥戮作奴師古註戮其妻子為奴恐非泰誓囚奴正士豈戮子之謂邪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

纂疏

張氏九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再傳至太康一盤遊田便至失國以禹之功德幾不能蓋也

可戒哉　陳氏經曰禹功在萬世觀河洛者思之再傳一為遊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於禹如賴慈母一過太康如嬰兒失母啼號無依所以貳也然羿能奪之一時不能禁民思禹於他日少康一成一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啟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於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纂疏　薛氏曰此史序五子作歌

之由能敬必有德逸豫則怠勝敬所以滅其德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於河北使不得反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慨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弃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纂疏

林氏曰觀左傳魏絳數羿

之失曰淫于原獸曰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羿太康之失蓋無以異禹都河北安邑　呂氏曰姦雄何代無之我之勢固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秦不築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遊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此詩一章切於一章一章述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咎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反覆家緒之本末五章盡取憂愧歸之於己其情極矣欲觀詩者當先觀書觀舜皐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二歌乃詩之原也　陳氏大猷曰五章其一曰俯仰節奏怨而不怒真温柔敦厚可以怨者也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

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踈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

纂疏 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愚謂五歌節奏有序若出一手其史之所次第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失至於三不望其復改

矣頻復之凶也民怨之蓄必深矣　林氏曰古車一乘四馬兩服兩驂天子車六馬驂旁加兩騑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驂外為騑天子車盛則駕六常則駕四朽索馭六馬如晉人作危語　陳氏經曰國以民為本君固結民心以敬為本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於逸豫不敬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纂疏林氏曰承上皇祖有訓故但言訓　王氏十朋曰三風十愆有一于身國必亡與此同意　真氏曰禹訓六言二十四字耳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不可犯也古詩之體源於此意禹為之

使子孫傳誦之乎人主以此揭之座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其三

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　又案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　纂疏唐孔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三百里皆在冀州自堯以來都不出冀故舉陶唐以言之　陳氏大猷曰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　左氏所引見哀六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

祀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　又案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

纂疏　問關石和鈞恐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曰恐是　愚謂關通和平互文耳法之與器本末備具為子孫慮遠矣詳矣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

雖悔可追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徬徨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纂疏林氏曰五子不怨太康悉任之予仁人之於兄弟榮辱一體有邦同其安榮失邦同其危辱親愛之至情也　施氏曰五子不深尤太康若其身親為不善以致之者兄弟一身也社稷宗廟之憂憂舉切於身也　孔子於書取此歌於詩取小弁怨而不怨其意一也　陳氏大猷曰太康失邦咎在不敬慎爾故此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敬慎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董氏鼎曰聖人言善惡成敗如醫師辨藥性法司明律令某物食之殺人某事犯之致死不吾欺矣輕生者不顧而身試之卒至禍敗其太康之謂歟禹之訓色荒以下有一必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

食殺人之毒犯處死之刑其嚴不可違如此哉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

或曰蘇氏以為羲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案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簒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簒至其子相然後見簒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羲和之罪雖曰沉亂於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簒夏豈待相而後敢邪羲氏和氏夏合為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

禹稷伯夷謂之后也

纂疏 問東坡疑胤征曰袁道潔攷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方失河南然亦疑羲和是簡歷官曠職誅之可也何至誓師如此大抵古書之不可攷皆此類也 林氏曰羲和夏為一官至周為馮相保章氏隷於大宗伯其任又輕於夏矣太史公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愈益輕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内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案日蝕者君弱臣强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纂疏王氏曰使羲和守常憲以修輔則仲康得謹天戒而修省今畔官離次不知有日蝕之變則是不有常憲昧先聖之謨訓安能免於誅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者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

纂疏張氏曰相規規君也左大夫規誨詩沔水規宣王　蔡氏元度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　陳氏經

曰先王不諫者有刑後世諫者反刑之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歷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案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

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於上嗇夫庶人奔走於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為歷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宜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纂疏

日月一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

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詩傳 問先時不及時林氏謂是誓衆之辭非言昏迷天象之人曰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然此篇自可疑當闕之 蘇氏曰官局所在曰次 孔氏曰房所舍之次政典若周官六卿之制典先時謂歴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不及謂歴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唐孔氏曰房如房室之房謂日月所舍之處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或以房為房星房心為大火似矣然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惟見歴錯不表日食以此知非房星 薛氏曰月令季秋日在房房大火之宿也 愚案房有二說近代善歴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過房星北矣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曰宋大辰之虚也鄭太皥之虚也鄭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杜註房舍也所謂火房與此房

字義同皆所舍之次也堯時中星與月令不同夏之星固宜不與月令同難指日在房為據也政典司馬所掌胤侯掌六師為大司馬故引政典之語以勑戒吏士先時不及時先後失師期也以屬下文者是

令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眾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

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案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正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胤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纂疏 薛氏曰殲渠魁義也赦脅從仁也 愚案觀脅從之語羲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於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剪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曠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誓衆如臨大敵哉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

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纂疏董氏鼎曰仲康肇位正天下徯望新政之日曰承王命曰干先王之誅曰奉將天罰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大本正大權立大姦懼矣

書集傳纂疏卷二